珠颈斑鸠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鸠缠不清的旅程（下）

张海华 文/摄

谁飞鸣直上云霄？

（上接4月4日A19版）《诗经》里前面提到鸠的4首诗，都出自国风，而这最后亮相的鸠，则出自小雅，即《小雅·小宛》。这首诗提到了多种动植物，节选如下：

宛彼鸣鸠，翰飞戾天。我心忧伤，念昔先人。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。……题彼脊令，载飞载鸣。我日斯迈，而月斯征。夙兴夜寐，毋忝尔所生。交交桑扈，率场啄粟。哀我填寡，宜岸宜狱。握粟出卜，自何能穀？

关于这首诗的主旨，朱熹认为：“此大夫遭时之乱，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。故言彼宛然之小鸟，亦翰飞而至于天矣，则我心之忧伤，岂能不念昔之先人哉？”（《诗集传》）后世学者大抵认同这个说法。此诗就近取譬，多方设喻，劝导家人要知规矩、守礼节、勤勤勉勉、谨言慎行，如此才能免于不幸，并对得起先人，“毋忝尔所生”。

诗中提到的鸟有3种，分别是鸣鸠、脊令、桑扈。脊令，即今鹡鸰，最常见的是白鹡鸰；桑扈，是一种蜡嘴雀，通常指黑尾蜡嘴雀。这两种鸟这里先不提，只说说这鸣鸠。严格意义上，并不能说一种鸟叫做“鸣鸠”——这跟雎鸠不一样——这里的“鸣”是用来描述鸠的，“鸣鸠”即鸣叫着的鸠，如此而已。

诗的前两句都是在描述这种鸠的行为状态：“宛彼鸣鸠，翰飞戾天。”宛，小的样子。翰飞，即高飞。戾，相当于“至”。简译之，即：那小小的鸠，鸣叫着，高飞冲天。别看只是这么简单的描述，其实所包含的信息量还是不小的，对于我们破解这里的鸠到底是什么鸟很有帮助。

朱熹认为，鸣鸠，斑鸠也。近现代多数学者也认可这说法。不过，程俊英、蒋见元在其所著的《诗经注析》中，引述清代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中的说法：“旧说及《广雅》云斑鸠，非也。斑鸠，鸠之大者。”他们似乎认为，此诗中的鸠不是通常说的斑鸠，而是体形更小的一种鸟。

清代马瑞辰也有类似看法，他先引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的说法：“鸣鸠，班（注，同“斑”）鸠也。”但接着就发表自己的看法：“班鸠盖非今俗称班鸠……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‘鸣鸠拂其羽’，高诱注：‘鸣鸠，班鸠也。是月拂击其羽，直刺上飞，数十丈乃复者是也。’高诱注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亦云：‘鸣鸠，奋迅其羽，直刺上飞，入云中者是也。’”（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）

马氏认为此鸣鸠“非今俗称班鸠”，而且引用了东汉高诱对鸣鸠的注解，以证明“鸣鸠实能高飞”。说真的，当我看到高诱对于鸣鸠的生动描述（“拂击其羽，直刺上飞，数十丈乃复”），脑海中马上出现了云雀（含小云雀等具有类似习性的百灵科鸟类）的形象，这“奋迅其羽”，边飞边鸣，直入云中者，非云雀而何？！

云雀与小云雀，均为北方开阔草地上的常见鸟类，体形比斑鸠小，其雄鸟在繁殖季节常为求偶而作炫耀飞行，飞鸣直冲云霄，乃是这类鸟的典型习性。在中国南方，常见的是小云雀，我曾多次见过它们飞鸣入云的精彩表演。

翩翩者鵻，野鸠还是家鸽？

本来，至此，关于《诗经》中的鸠，已基本讲完了，但《小雅》中还有两首诗，都提到了“翩翩者鵻”。关于这个鵻（音同“追”），学者们几乎都认为是现代鸟类分类学上的鸠鸽科鸟类，原本这样倒简单了，谁知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，有人认为鵻是野生的斑鸠，还有人深信鵻是经人工驯养后的家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先来看诗的原文。第一首，《小雅·四牡》：

四牡騑騑，周道倭迟。岂不怀归？王事靡盬，我心伤悲。
四牡騑騑，嘽嘽駱马。岂不怀归？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。
翩翩者鵻，载飞载下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将父。
翩翩者鵻，载飞载止，集于苞杞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将母。
驾彼四骆，载骤駸駸。岂不怀归？是用作歌，将母来谂。

这首诗的含义并不难懂，基本意思是一位使臣在自叹辛苦：王事没有宁息（即“王事靡盬”，“盬”音同“古”，停止之意），他驾着马车在路上奔忙，以致于连奉养父母的时间都没有。诗中以“翩翩者鵻”起兴，似乎在说鸟儿还能自由地飞上飞下，或飞或止，落在丛生的麻栎树上或枸杞丛中栖息，而我却不得歇息！

再来看第二首，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：

南有嘉鱼，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，嘉宾式燕以乐。
南有嘉鱼，烝然汕汕。君子有酒，嘉宾式燕以衎。
南有樛木，甘瓠累之。君子有酒，嘉宾式燕绥之。
翩翩者鵻，烝然来思。君子有酒，嘉宾式燕又思。

此诗含义也简单，就是一首讲款待嘉宾、饮酒作乐的诗。烝（音同“争”）然，众多的样子。衎（音同“看”），快乐。“翩翩者鵻，烝然来思。”当君子与嘉宾推杯换盏，握手言欢之际，大群的鸟儿翩翩飞来，似乎也是来助兴，进一步烘托了这欢快、融洽的气氛。

那么这鵻到底是什么鸟？《毛传》曰：“鵻，夫不也。”《郑笺》：“夫不，鸟之悫谨者，人皆爱之，可以不劳，犹则飞则下，止于栩木。”《毛传》又云：“鵻，壹宿之鸟。”《郑笺》：“壹宿者，壹意于其所宿之木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：鵻，夫不也，今鹁鸠也。凡鸟之短尾者，皆隹属。

马瑞辰认为鵻即鹁鸠，并引陆玑的说法，说鹁鸠与斑鸠的区别在于：“斑鸠项有绣文斑然，鹁鸠灰色无绣项。”实际上，这里的鹁鸠，也是鸠鸽科的野生鸟类之一种。

而陈子展认为：“鵻为家鸽，正确无疑。……赖有此诗，知我国驯养家鸽之早也。”他根据《郑笺》所云“（鵻）人皆爱之，可以不劳”、“壹意于其所宿之木”的特点，认为：“鵻实早为人所爱蓄之爱鸟，可以任其飞止，而有极顽强之归栖性，即所谓‘壹宿之鸟’也。……鵻属于鸽形目鸠鸽科，实为家鸽……（诗）以兴使臣必不辱使命而归，何等恰切！”（《诗经直解》）向熹、高亨等现代学者，也认为鵻是鸽子。

尽管如此，我个人认为，在没有更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，还是难以确证在两三千前我国已经在驯养家鸽。我还是赞同胡淼在其《诗经的科学解读》中的说法，鵻应是黄河流域几种常见斑鸠的通称，如灰斑鸠、山斑鸠、珠颈斑鸠等。

■结论

事情原本不复杂

这段“鸠”缠不清的旅程终于快走完了，回过头来想想，其实旅途中所遇见的迷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那为什么现代人理解《诗经》中的鸠如此困难呢？就我个人感受而言，恐怕有两点：其一，受现代汉语关于“鸠”字语义的影响，读诗时常下意识地把鸠与斑鸠联系起来，以致于对古代的“鸠”字语义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；其二，被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的注释弄昏了头脑——毕竟大多数人不熟悉鸟类，难以根据诗句本身对鸟的描述进行分析，因此常在各种注解与引述之间不知所措。

其实，至少在上古时期，“鸠”与现代所说斑鸠并无多少关系。台湾学者、作家兼博物学家陈冠学先生说：在周朝的时候，古人把鸟就叫做鸠。这大致是没错的。

让我们再回到旅程刚开始时提到的“郯子朝鲁”的故事。郯子对鲁昭公说，他的祖先少皞氏即位时，由于刚好飞来了吉祥的凤鸟，因此少皞氏随后就用鸟名来作为官名，其中包括所谓“五鸠”、“五雉”、“九扈（音同“户”）”等。我注意到，在某种意义上，郯子在无意中提供了一点关于上古时期的“鸟类分类学”的信息：至少古人区分了“五鸠”、“五雉”、“九扈”等不同类型的鸟。由此也可见，虽说在古时鸠不能囊括所有的鸟，但至少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。

如果我们能抛弃一些现代的成见，穿越堆积了千百年的层层故纸堆，尽量“直视”那遥远的过去，思考两三千年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：想象一下，在那个时候，鸟，乃至万物的情态会带给诗人什么样的感受……那么，我相信，一切会变得更简单一些。

正在鸣唱的小云雀。

总第6475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